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舊唐書卷五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武絶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為

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蜂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刼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為秦興封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有宗羅睺者先聚黨為羣盜至是帥衆會之封為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鋭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鋭二

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陣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為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為義興王以副仁杲總兵畧地又尅鄯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為皇后母為皇太后起

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劒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尅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衆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西李弘芝為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衆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

益張軍號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偽黄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　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為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荅曰聊

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為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說莫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墌縱兵虜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衆擊之軍次高墌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

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静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墌西南恃衆不設備為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為舉所敗死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陣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墌又遣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而死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

硾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衆僞謚舉為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為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丁竅以求金寳舉每誡之曰汝智畧縱横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死仁杲立

於折墌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衆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為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墌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鋭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鬬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内史令翟長孫以其衆來降仁杲妹夫偽左僕射鍾

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龎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墌城仁杲窮蹙率偽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偽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

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
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
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為主曹珍曰常聞圖讖
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
為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
下聚衆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
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署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衆內屬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

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于軌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為皇太子長史曹珍為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逼為主便須禀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為狂賊立計如此何以求濟乎廼署統師太僕鄉士政太府鄉薛舉遣兵侵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衆復議放還之贇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

坑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輩士卒終為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為謀主甚有智畧衆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繁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户部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懐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齎鴆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膂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薛舉遣使

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為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為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詧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

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凉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又屬年飢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遍又欲開倉給粟召衆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為本本既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為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為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

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衆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肯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為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尚以為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强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奕代

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為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凉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凉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既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為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畧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啓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即漢家竇融未足為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

貴曰昔吳濞以江左之兵猶稱己為東帝我今以河右之衆豈得不為西帝彼雖强大其如帝何君與唐為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偽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衆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遇又薄深懷憤怨

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置酒為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尚在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曽無慼容苟悦朕情妄為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候大將

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户賜帛萬段修仁左武候大將軍封中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户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為太僕楊義臣帳内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為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

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閤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飢餓死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衆人皆發憤怨武周知衆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閭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並死溝壑今倉內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

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之馳檄境内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部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是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宫獲隋宫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

沮氏為皇后建元為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妹
壻同縣人苑君璋為内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剛有衆
萬餘人在易州界為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
後刀兒為竇建徳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衆四千人
奔武周武周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為宋王委以
軍事中分家産遺之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
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
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軍黄虵鎮

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衆討之為賊所執一軍全没仲文後得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没于賊進取澮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吕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栢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

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
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于城南宗茂與賊將尉遲敬德
襲破孝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没敬德還澮州太宗邀
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相又援王行本於
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宗自栢
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
金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浩州頻戰皆敗又
餽運不屬賊衆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

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亡奔突厥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將還上谷為追騎所獲腰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

邑事洩為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説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足為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泣謂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高祖遣諭之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

夷狄無禮本非人類豈可北面事之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君璋不從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滿政遂以城來降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明年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滿政死之君璋盡殺其黨而去退保恒安君璋所部稍稍離散勢蹙請降高祖許之遣使賜以金券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君璋猶豫未決其子孝政曰劉武周足為殷鑒今既降唐又歸頡利取滅之道也糧儲已盡人情悉離如更遲留變生肘腋恒

安人郭子威説君璋曰恒安之地王者舊都山川形勝足為險固突厥方强為我脣齒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乃欲降於人也君璋然其計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復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賜實封五百户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煑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䴚開道往從之署為將軍後謙為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

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北掠城鎮臨渝至于懷遠皆破之悉有其衆武德元年隋將李景守北平郡開道引兵圍之連年不能尅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開道又取其地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人自立為燕王都于漁陽先是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因縣令設齋士女大集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為法輪至夜遣人招誘開道結為兄弟改封齊王

開道以衆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衆三年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羅藝在幽州為竇建德所圍告急於開道乃率二千騎援之建德懼其驍銳於是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詔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授蔚州總管時幽州大饑開道許給之粟藝遣老弱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甚悅不以為虞乃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請粟于開道悉留之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國是歲劉黑闥入寇山東開道與之連和

引兵攻易州不尅而退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稜襲破藝兵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為寇恒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以開道兵善為攻具引之陷馬邑而去時天下大定開道欲降自以數翻復終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衆其將士多山東人思還本土人心頗離先是劉黒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義兒常在閤内金

樹每督兵於閤下金樹將圍開道潛令數人入其閤内與諸義兒陽為遊戲至日將夕陰斷其弓弦又藏其刀仗聚其矟於床下迨暝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閤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矟一時而出諸義兒遽將出戰而弓弦皆絶刀仗已失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其妻妾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逼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執其義兒皆

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遂歸國開道自初起至滅凡八歳以其地為嬀州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無賴嗜酒好博弈不治産業父兄患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為羣盜後歸李密為裨將密敗為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乃亡歸竇建德建德署為將軍封漢東郡公取信遂虜黑闥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封漢東郡公

令將竒兵東西掩襲黑闥既遍遊諸賊善覘時變素驍勇多姦詐建德有所經畧必令専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尅獲軍中號為神勇及建德敗黑闥自匿於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即

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讎實亦恥見天下人物於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為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為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願也衆怒殺雅而去范願曰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畧寛仁容衆恩結於士卒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衆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悦殺牛會衆舉兵得百餘人襲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

合兵擊之並為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没于陣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衆千餘人於是范願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衆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設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淮安王神通將軍秦武通王行敏前後討之皆為所敗於是移書趙魏其建德將士往往殺官吏以應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兵鋒甚鋭進至宗城有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拒棄城走保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殁

于陣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黑闥又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騎從之黑闥軍大振進陷相州半歲悉復建德故地兖州賊帥徐圓朗舉齊兖之地以附于黑闥其勢益張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稱漢東王建元為天造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都於洺州其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於是太宗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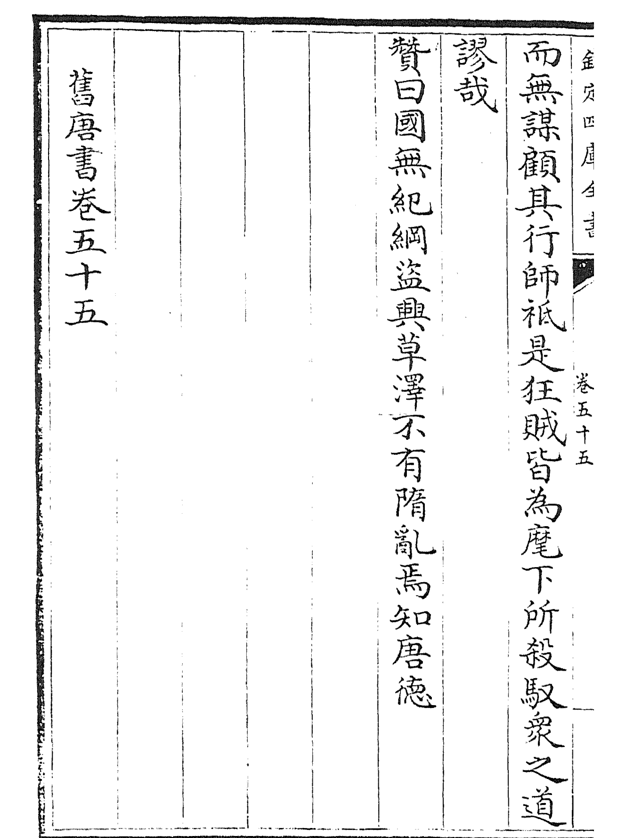
自請統兵討之師次衛州黑闥數以兵挑戰輒為官軍所挫黑闥懼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營時洺水縣人請為內應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據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擁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

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山東悉定太宗遂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六月黑闥復借兵於突厥來寇山東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原國公史萬寶討之戰于下博王師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逃還由是河北諸州盡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間悉復故城復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遲留不進又令隱

太子建成督兵進討頻戰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館陶黑闥引軍北走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渠縱騎擊之黑闥敗走命騎將劉弘基追之黑闥為王師所蹴不得休息道遠兵疲比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衆皆餒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許德威謬為誠敬涕泣固請黑闥乃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送于建成斬於洺州山東復定

徐圓朗者兖州人也隋末亡命為羣盜據本郡縱兵畧地自琅邪已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初附於李密密敗歸王世充及洛陽平歸國拜兖州總管封魯郡公高祖令葛國公盛彦師安輯河南行至任城會劉黑闥作亂潛結於圓朗圓朗因執彦師舉兵應黑闥自稱魯王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兖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殺其長吏以應之太宗平黑闥進師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圓朗數出戰不利城

内百姓爭踰城降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夜遁為野人
所殺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性皆好殺仁杲尤甚無恩
衆叛雖猛何為李軌竊據鷹揚僭號河西安隋朝官屬
不奪其財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是其興也及殺害謀
主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武周始為鼠竊偶
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為突厥所殺苑君璋及總餘
衆別生異圖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黑闥開道勇



而無謀顧其行師祇是狂賊皆為麾下所殺馭衆之道謬哉

贊曰國無紀綱盜興草澤不有隋亂焉知唐德

舊唐書卷五十五

舊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薛舉傳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于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臣德潛按新書於其子仁杲傳中云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宛轉于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兩書互異

劉武周傳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沈炳震曰進逼下應有太原字屬闕文

苑君璋傳君璋然其計執我行人送於突厥○臣德潛按執我行人我字蓋從紀録原文而未經改正者如我帝之類是也

劉黑闥傳為王世充所虜世充素聞其勇以為騎將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乃亡歸竇建德建德署為兵攻新鄉詐以取信遂虜黑闥獻于建德建德使世勣典將軍○臣德潛按乃亡歸下明有闕文據勣傳及新書時世勣陷于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明

是建德質其父蓋而使世勣行詐謀也闕數語文義

不明

七月至定州其舊將曹湛董康買先亡在鮮虞復聚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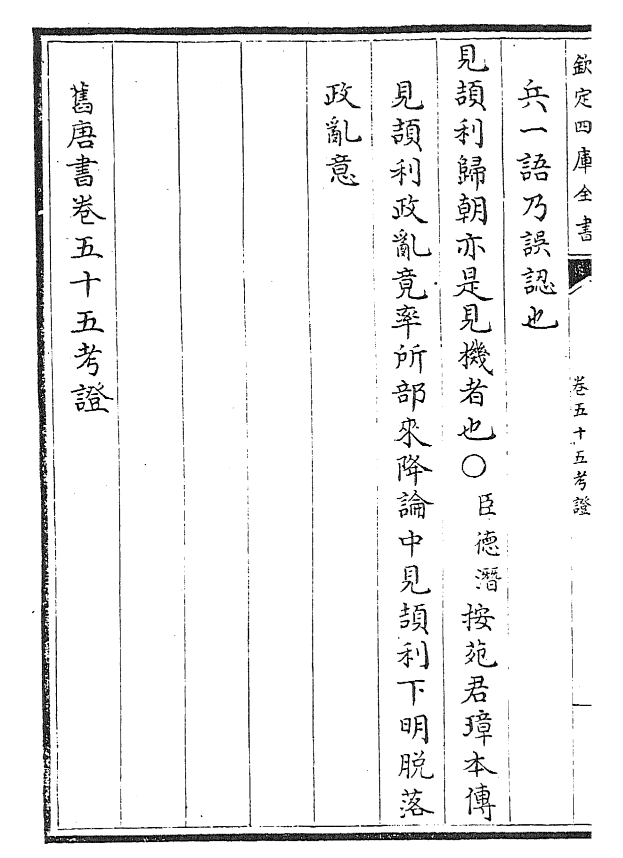
以應黑闥高祖遣淮陽王道玄等討之戰于下博王

師敗績○曹湛新書作曹該高祖本紀事在十月非

七月

史臣總論破李贇甲兵放還其衆○臣德潛按李軌本

傳軌遣贇破薛舉兵贇請坑之軌不從則破李贇甲



兵一語乃誤認也

見頡利歸朝亦是見機者也○臣德潛按苑君璋本傳見頡利政亂竟率所部來降論中見頡利下明脱落政亂意

舊唐書卷五十五考證

舊唐書卷五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

蕭銑　杜伏威 闞稜 王雄誕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朱粲 張善安 林士弘　羅藝　梁師都 劉季貞 李子和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陳亡為文帝所誅銑少孤貧傭書自給事母以孝聞煬帝

時以外戚擢授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郡縣官屬衆欲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雖假名號衆必不從今若推主當從衆望羅川令蕭銑梁氏之後寛仁大度有武皇之風吾又聞帝王膺籙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帶盡號起梁斯乃蕭家中興之兆今請以為主不亦應天順人乎衆乃遣人諭意銑大悅報景珍書曰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

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
雪恥今天啟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
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即日集得數千人揚言討
賊而實欲相應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銑擊
之不利因謂其衆曰岳州豪傑首謀起義請我為主今
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雖欲獨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
昔都此地若從其請必復梁祚遣召柳生亦當從我衆
皆大悅即日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

歸之拜為車騎大將軍率衆往巴陵自起軍五日遠近投附者數萬人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未及見銑而前造柳生柳生謂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岳州兵衆位多於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王進取州城遂與左右殺德基方詣中軍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忽自相殺我不能為汝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令復舊位銑陳兵入城景珍進言

於銑曰徐徳基冄誠奉主柳生凶悖擅殺之若不加誅何以為政且其為賊凶頑已久今雖從義不革此心同處一城必將為變若不預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内其下將帥皆潰散銑於是築壇於城南燔燎告天自稱梁王以有異鳥之瑞建元為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置百官一凖梁故事偽謚其從父琮為孝靖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為晉王雷世猛為秦王鄭文秀為楚王許玄徹為

燕王萬瓚為魯王張繡為齊王楊道生為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之不能尅及聞隋滅鎮州因與甯長真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九江鄱陽初有林士弘僭號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於銑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張繡畧定嶺表東至三硤南盡交阯北拒漢川皆附之勝兵四十餘萬武德元年遷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令掌機密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赴水死者大

半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拔其通開二州斬偽東平郡王蕭闍提時諸將橫恣多專殺戮銑因令罷兵陽言營農實奪將帥之權也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為偽將軍怨銑放其兵遂謀為亂事洩為銑所誅時景珍出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間使詣孝恭送款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豈不見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繡不答進兵圍之景珍潰圍而走為其麾下所殺銑

以繍為尚書令繍恃勲驕慢專恣弄權銑又惡而殺之既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邊將皆疑懼多有叛者銑不能復制以故兵勢益弱四年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泝流而下廬江王瑗從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圖銑及大軍將至銑江州總管蓋彦舉以五州降又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進逼其都初銑之放兵散也自留宿衛兵士數千人忽聞

孝恭至而倉卒追兵並江嶺之南道里遼遠未能相及孝恭縱兵入郭布長圍以守之數日尅其水城獲其舟艦數千艘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聞兵敗便詣李靖來降銑自度救兵不至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於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兾免亂兵幸全衆庶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廵城號令守陴者皆慟哭銑以太牢告于其廟率官屬緦縗布幘而詣軍門

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因之送于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銑至高祖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横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竟斬于都市年三十九銑自初起五年而滅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産業家貧無以自給每穿窬為盗與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

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姑有憾焉因發其盜事郡縣捕之急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聚衆為羣盜時年十六常營護諸盜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黨咸服之共推為主大業九年率衆入長白山投賊帥左君行不被禮因捨去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時下邳有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公祏謂曰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

雄雌海潮懼即以其衆歸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為奔北引入葭蘆中而從上風縱火迫其步騎陷于大澤火至皆燒死有海陵賊帥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而輕之遣使召伏威請與并力伏威令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破陣大悦引伏威入幕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伏威於坐斬破陣而并其衆由此兵威稍盛復屠安宜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

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姚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乘勝破高郵縣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分遣諸將畧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來附之伏威嘗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

有攻戰輙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中在背便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宇文化及之反也署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陽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斂除殉葬法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

國封吳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封其子德俊為山陽
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徐紹
宗率兵來會武德四年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
杭州擒之以獻又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之地
南接於嶺東至于海尋聞太宗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
伏威懼而來朝拜為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于
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初輔公
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令以紿其衆高祖遣趙郡王孝

恭討之時伏威在長安暴卒及公祏平孝恭收得公祏反辭不曉其詐遽以奏聞乃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寃赦之復其官爵葬以公禮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為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為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祏兵鋒甚鋭公祏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却者斬公祏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

子通方陣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為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長伏威每凡事之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為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祏為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祏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

公祏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祏為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偽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修兵甲轉漕糧饋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

諸將奮擊大破之紹宗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祏懼
而遁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為野人所執送於
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祏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
三載江東悉平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
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為陌刀
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
數有戰功署為左將軍伏威步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

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脱兠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闘志或有還拜者公祏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稜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産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没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王雄誕者曹州濟陰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計屢有剋獲署為驃騎將軍伏威後率衆渡淮與海陵賊李子通合後子通惡伏威雄武使騎襲之伏威被重瘡墮馬雄誕負之逃於葭蘆中伏威復招集餘黨攻刼郡縣隋將來整又擊破之亡失餘衆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而走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隋軍追至雄誕輙還禦之身被數槍勇氣彌厲竟脫伏威時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為大將軍雄誕為小

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使雄誕與稜為副戰于溧水子通大敗公祏乘勝追之𨚫為子通所破軍士皆堅壁不敢出雄誕謂公祏曰子通軍無營壘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若擊之必尅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因順風縱火子通大敗走渡太湖復破沈法興居其地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出其不意乘高據險多張旗幟

夜則縛炬火於樹上布满山澤間子通大懼燒營而走保於杭州雄誕追擊敗之擒子通於陣送于京師歙州首領汪華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雄誕廻軍擊之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甲兵甚鋭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率羸弱數千人當之戰纔合偽退歸本營華攻之不能尅會日暮欲還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急面縛而降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伏威又命雄誕攻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遂單

騎詣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慼悦率諸將出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輔公祏鎮江南而兵馬屬於雄誕公祏將為逆奪其兵拘之別室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曰當今方太平呉王又在京輦國家威靈無遠不被公何得為族滅事耶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公祏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雄誕善撫恤將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鎮約勒部下絲毫無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為之流涕高祖嘉

其節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贈左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果喪拱初官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陳特進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為吳興郡守東郡賊帥樓世幹舉兵圍郡城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俄而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法興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數千家為遠近所服乃與祐部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於坐號令遠近以誅

化及為名發自東陽行收兵將趨江都下餘杭郡比至烏程精卒六萬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興請與連和因會盟襲殺道德進據其城時齊郡賊帥樂伯通據丹陽為化及城守法興使果仁攻陷之於是據有江表十餘郡自署江南道總管後聞越王侗立乃上表於侗自稱大司馬録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為司徒孫士漢為司空蔣元超為尚書左僕射殷芊為尚書左丞徐令言為尚書右丞劉子翼為選部侍

郎李百藥為府掾法興自剋毗陵後謂江淮已南可指撝而定專立威刑將士有小過便即誅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將士解體稱梁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頗依陳氏故事是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並握強兵俱有窺覦江表之志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衂陳稜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稜窘急送質求救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子通率衆攻綸大敗乘勝渡江陷其京口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庱亭元超戰死法

興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至中路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懼乃赴江死初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滅

李子通東海丞人也少貧賤以漁獵為事居鄉里見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無蓄積睚眦之怨必報隋大業末有賊帥左才相自號博山公據齊郡之長白山子通歸之以武力為才相所重有鄉人陷於賊者必

全護之時諸賊皆殘忍唯子通獨行仁恕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兵至萬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與杜伏威合尋為隋將來整所敗子通擁其餘衆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初宇文化及以隋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子通率師擊之稜南求救於沈法興西乞師於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興保楊子相去數十里間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募江南人詐為法興之兵夜襲伏威伏威不悟恨法興之侵己又遣兵襲

法興二人相疑莫敢先動子通遂得盡鋭攻陷江都陳稜奔于伏威子通入據江都盡虜其衆因僭即皇帝位國稱吳建元為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率衆萬餘來降子通拜尚書左僕射更進擊法興於虔亭斬其僕射蔣元超法興棄城宵遁遂有晉陵之地獲法興府掾李百藥引為内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為太常卿使掌禮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後伏威遣輔公祏攻陷丹陽進屯溧水子通擊之反為公

祏所敗又屬粮盡子通棄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盡歸伏威子通又東走太湖鳩集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率其官屬都于餘杭東至會稽南至于嶺西距宣城北至太湖盡有其地未幾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大戰於蘇州子通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逼之戰於城下軍復敗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之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于京師盡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賜宅一區公田五頃禮賜甚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

伏威既來東方未靜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於天下矣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與伯通俱伏誅時又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皆僭號於江淮之間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為縣佐史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為羣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後轉掠山南郡縣不能守所至殺戮噍類無遺義寧中招慰使馬元規擊破

之俄而收輯餘衆兵又大盛僭稱楚帝於冠軍建元為昌達攻陷鄧州有衆二十萬案所剋州縣皆發其藏粟以充食遷徙無常去輙焚餘貲毀城郭又不務稼穡以刦掠為業於是百姓大餒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顔愍

楚因譴左遷並在南陽粲悉引之為賓客後遭饑餒合家為賊所噉又諸城懼稅皆相携逃散顥州首領楊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諸州響應相聚而攻之大戰于淮源粲敗以數千兵奔于菊潭縣遣使請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駡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為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

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
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饒州鄱陽人也大業十二年與其鄉人操師
乞起為羣盜師乞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
士弘為大將軍隋遣持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師
乞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衆復與子翊大戰于彭蠡湖
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
年徙據虔州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以其黨王戎

為司空攻陷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懷貳於士弘以舟師循江而下擊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數州之地及蕭銑破後散兵稍往歸之士弘復振荆州總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並來降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刺史楊略與戰大破之士弘懼而遁走潛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來降拜為南昌州刺史戎於是召士弘

藏之于宅招誘舊兵更謀作亂其年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發兵討之會士弘死部兵潰散戎為善安所虜

張善安者兖州方與人也年十七便為刼盜轉掠淮南有衆百餘人會孟讓為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歸之得八百人襲破廬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於豫章士弘不信之營於南塘上善安憾之襲擊士弘焚其郛郭而士弘後去豫章善安復來據之仍以其地歸國授洪州總

管輔公祏之反也善安亦舉兵相應公祏以為西南道大行臺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兩軍隔水而陣大亮諭以禍福荅曰善安無背逆之心但為將士所誤今欲歸降又恐不免於死大亮謂曰張總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獨身踰澗就之入其陣與善安握手交言示無猜意善安大喜因許降將數十騎至大亮營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執之從者遁走既而送善安於長安稱不與公祏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祏敗搜得其

書與相往復遂誅之

羅藝字子延本襄陽人也寓居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矟大業時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督軍於北平藝少習戎旅分部嚴肅然任氣縱暴每凌侮於景頻為景所辱藝深銜之後遇天下大亂涿郡物殷阜加有伐遼器仗倉粟盈積又臨朔宮中多珍産屯兵數萬而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

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皆不能拒唯藝獨出戰前
後破賊不可勝計威勢日重什住等頗忌藝藝陰知之
將圖為亂乃宣言於衆曰吾輩討賊甚有功效城中倉
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無心濟貧此豈存恤之意也
以此言激怒其衆衆人皆怨既而旋師郡丞出城候藝
藝因執之陳兵而什住等懼皆來聽命於是發庫物以
賜戰士開倉以賑窮乏境內咸悅殺渤海太守唐褘等
不同已者數人威振邊朔柳城懷遠並歸附之藝黜柳

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召藝藝曰我隋室舊臣感恩累葉大行顛覆實所痛心乃斬化及使者而為煬帝發喪大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化及弒逆並不可從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據關右事無不成吾率衆歸之意已決矣有沮衆異議者必戮之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遣人諭意藝大悅武德三年奉表歸國詔

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太宗之擊劉黑闥也藝領本兵數萬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俘斬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因請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高祖怒以屬吏久而乃釋待之如初時突厥屢為寇患以藝素有威名為北夷所憚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拜開府儀同三司而藝懼不自安

遂於涇州詐言閱武因追兵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率衆軍至于豳州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馳出謁之藝遂入據豳州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衆討藝王師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事洩藝執慈皓繫獄岌時在城外覺變遽勒兵攻之藝大潰棄妻子與數百騎奔於突厥至寧州界過烏氏驛從者漸散其左右斬藝傳首京師梟之于市復其本姓羅氏藝弟壽時為利州都督緣坐伏誅先是曹州

女子李氏為五戒自言通於鬼物有病癩者就療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高祖聞之詔赴京師因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氏曰妃骨相貴不可言必當毋儀天下孟篤信之命密覘藝又曰妃之貴者由於王王貴色發矣十日間當昇大位孟氏由是遽勸反孟及李皆坐斬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也代為本郡豪族仕隋鷹揚郎將大業末罷歸屬盜賊羣起師都陰結徒黨數千人殺郡

丞唐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隋將張世隆擊之反為所敗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於是僭即皇帝位稱梁國建元為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鋭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

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餘里虜男女二百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畧盡及劉武周之敗師都大將張舉劉旻相次來降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滅唐國益大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

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竇建德經滏口道來會于晉絳兵臨發遇處羅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拔其東城師都退據西城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時稽胡大帥劉仚成率衆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於是羣情疑懼多叛師都來降師都勢蹙乃往朝頡利為陳入寇之計自此頻致突厥之寇邊州畧無寧歲頡利可汗之寇渭橋亦師都計也頡利

政亂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以書諭之不從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畧之有得其生口者輙縱遣令為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城中漸虛歸命者相繼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寶辛獠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不果正寶竟來降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

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為右驍衛將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為夏州時又有劉季真李子和屯據北邊與劉武周梁師都遞為表裏

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真為太子龍兒為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衆漸散及義師起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盜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

拓定王㬙為邊患時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李眞懼而來降授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城郡王李眞見宋金剛與官軍相持於澮州久而未決遂親伏武周與之合勢及金剛敗李眞亡奔高滿政尋為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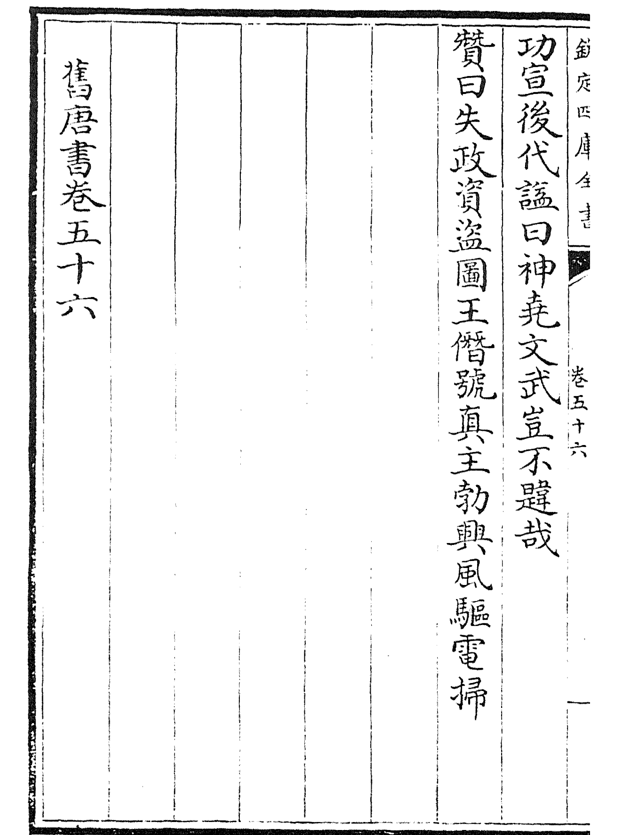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業末為左翊衛犯罪徙榆林見郡内大饑遂潛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以賑窮乏

自稱永樂王建元為正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衆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可汗並送子為質以自固始畢先署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又以子和為平陽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始畢乃更署子和為屋利設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尋就拜雲州總管封金河郡公二年進封郕國公時師都強暴子和慮為所攻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尅之子和既絕師都又

伺突厥間疊遣使以聞為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因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户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高祖嘉其誠節賜姓李氏拜右武衛將軍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户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國公顯慶元年累轉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許之加金紫光禄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蕭銑聚烏合之衆當鹿走之時放兵以奪將權

殺舊以求位定泊大軍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
勇聚徒見機歸國或致疑於高祖竟見雪於太宗輔公
祏竊兵為叛王雄誕守節不回訓子孫以忠貞感士庶
之流涕子通修仁馭衆終懷貳以伏誅羅藝歸國立功
信妖言而為叛善始令終者鮮矣沈法興狂賊梁師都
凶人皆至覆亡殊無改悔自隋朝維絕宇縣瓜分小則
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大唐舉義兆庶歸仁高祖運
膺瑶圖太宗天資神武羣凶席卷寰海鏡清祚享永年



功宣後代謚曰神尭文武豈不韙哉

贊曰失政資盜圖王僭號真主勃興風驅電掃

舊唐書卷五十六

舊唐書卷五十六考證

蕭銑傳令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也○若合符節句舊本脫節字句法不完今補入

輔公祏傳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沈炳震曰武德三年法興已為李子通所滅不應六年尚據毗陵也 臣宗萬按沈法興傳是時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三面受敵軍數挫衂則知公祏為伏威將當曾擊破

法興於毗陵時是史家追叙之體非編年而紀其事也翫傳文自明

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臣德潛按此公祏傳末語也下應接闞王二傳向闞王二傳在前公祏傳在後于文法不合蓋傳以杜伏威為主輔闞王連類及之故闞王二傳附在公祏後也今已更正

闞稜傳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為拍刀○臣德潛

按唐六典有陌刀長一丈即斬馬刀也今改正

王雄誕傳高祖聞伏威據有吳楚遣使諭之雄誕率衆討之○遣使諭之下明有闕文蓋此時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而以雄誕為副也應脫去伏威遣公祏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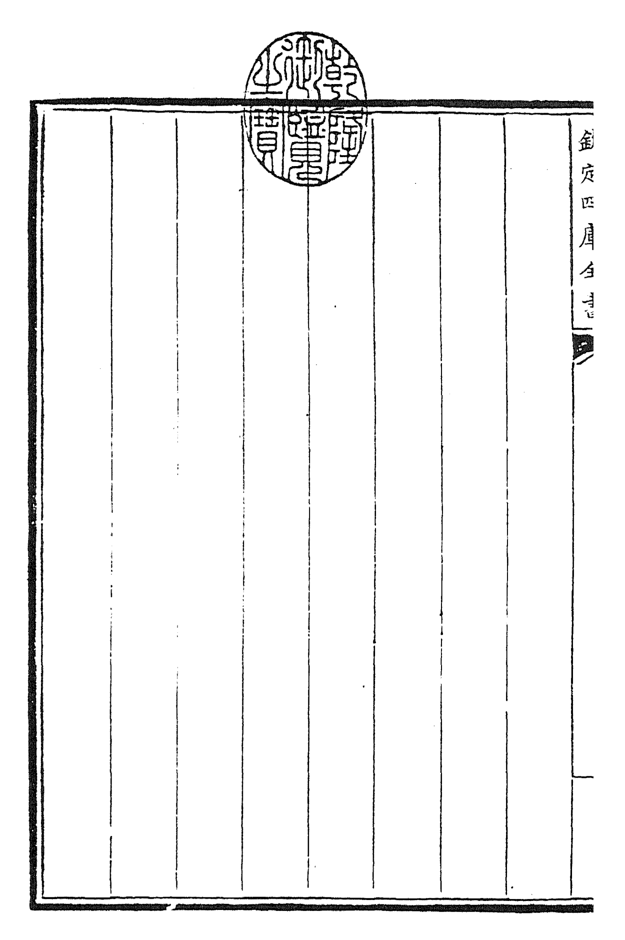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五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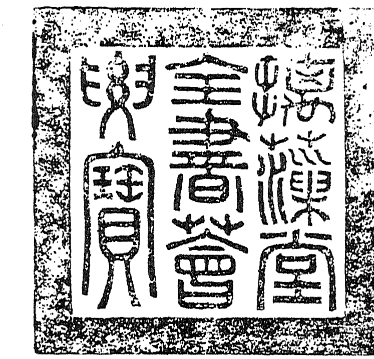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五第二頁前六行羅睺為義興王刋

本睺訛睺檢字書無此字今改

卷五十六第八頁後二行籍沒其妻子刋本沒訛

役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七 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七

裴寂

劉文靜 弟文起 文靜子樹藝 李孟嘗

劉世龍 趙文恪 張平高

李思行 李高遷 許世緒

劉師立 錢九隴 樊興

公孫武達 龐卿惲

張長遜 李安遠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為諸兄之所鞠養年十四補州主簿及長疎眉目偉姿容隋開皇中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脩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後為齊州司戶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宮副監高祖留守太原與寂有舊時加親禮每

延之宴語間以博奕至於通宵連日情忘厭倦時太宗將舉義師而不敢發言見寂為高祖所厚乃出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得錢既多大喜每日從太宗遊見其歡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許諾寂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酣寂白狀曰二郎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為寂以宮人奉公恐事發及誅急為此耳今天下大亂城門之外皆是盜賊若守小節旦夕死亡若舉義兵必得天位衆情已協

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及義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并上米九萬斛雜綵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大將軍府建以寂為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輔豪傑歸義者日有千數高祖將先定京師議者恐通為後患猶豫未決寂進說曰今通據蒲關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後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敵敗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後入關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

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早渡以駭其心我若
遲留彼則生計且關中羣盜所在屯結未有定主易以
招懷賊附兵强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賊耳不足為虞
若失入關之機則事未可知矣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
東而引軍入關及京師平賜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
萬段轉大丞相府長史進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户及隋
恭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寂勸進又不荅寂請見曰桀
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可為龜鏡無所疑

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於唐陛下不為唐帝臣當去官耳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寂出命太常具禮儀擇吉日高祖既受禪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翫不可勝紀仍詔尚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為比武德二年劉武周將黄子英宋金剛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寳誼李仲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因為晉

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師次介休而金剛據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營中乏水賊斷其澗路由是危廹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晉州以東城鎮俱沒金剛進逼絳州寂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之地寂性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絡繹催督虞泰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為亂夏縣人吕崇茂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為援寂擊之復為崇茂所敗被徵入朝高

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以破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皁白須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寂第宴樂極歡經宿而去又嘗從容謂寂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集纔涉數日昇為天子

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復世冑名家歷職清顯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媿前修矣其年改鑄錢特賜寂令自鑄造又為趙王元景聘寂女為妃六年遷尚書左僕射賜宴於含章殿高祖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令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册司空賜實封五

百户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元年加實封并前一千五百户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叅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三年有沙門法雅初以恩倖出入兩宮至是禁絶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書杜如晦鞫其獄法雅乃稱寂知其言寂對曰法雅惟云時候方行疾疫初不聞妖言法雅證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

邑寂請住京師太宗數之曰計公勲庸不至於此徒以
恩澤特居第一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
由但以舊情不能極法歸掃墳墓何得復辭寂遂歸蒲
州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常謂寂
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
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
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因
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大怒謂

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殺戮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竟流靜州俄逢山羌為亂或言反獠劫寂為主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時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

郡公子律師嗣尚太宗妹臨海長公主官至汴州刺史
律師子承先則天時為殿中監為酷吏所殺
劉文靜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
石州刺史父韶隋時戰沒贈上儀同三司少以其父身
死王事襲父儀同三司偉姿儀有器幹倜儻多權略隋
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夜與同宿
寂見城上烽火仰天歎曰卑賤之極家道屢空又屬亂
離當何取濟文靜笑曰世途若此時事可知吾二人相

得何患於卑賤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託又竊觀太宗謂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寂初未然之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天下大亂非有湯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無但恐常人不能別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兒女之情相憂而已時事如此故來與君圖舉大計請善籌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

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山澤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領之兵復且數萬君言出口誰敢不從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於是部署賓客潛圖起義候機當發恐高祖不從沉吟者久之文靜見高祖厚於裴寂欲因寂開說於是引寂交於

太宗得通謀議及高君雅為突厥所敗高祖被拘太宗
又遣文靜共寂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大亂已作
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衂以
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强宫監
之中府庫盈積以玆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冲
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何乃
受單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時太宗潛結死士與文靜等
協議剋日舉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詐為煬帝

勑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由是人情大擾思亂者益衆文靜因謂裴寂曰公豈不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應圖讖聞於天下何乃推延自貽禍釁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又脅寂曰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會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引突厥之衆將侵太原太宗遣文靜及長孫順德等分部募兵

以討武周為辭又令文靜與裴寂偽作符勑出宮監庫物以供留守資用因募兵集衆及義兵將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獨懷猜貳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威及君雅潛謀害高祖晉陽鄉長劉世龍以白太宗太宗既知廹急欲先事誅之遣文靜與鷹揚府司馬劉政會投急變之書詣留守告威等二人謀反是日高祖與威君雅同坐視事文靜引政會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

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陽驚曰豈有是乎覽狀訖謂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詬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文靜叱左右執之因于別室既拘威等竟得舉兵高祖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軍司馬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義舉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高祖並從之因遣文靜使于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

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隨文靜而至又獻馬千疋高祖大悅謂文靜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尋率兵禦隋將屈突通於潼關通遣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後顯和大敗悉虜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遁歸東都文靜遣諸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魯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時

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曰陛下君臨億兆率土莫非臣而當朝撝抑言尚稱名又宸極位尊帝座嚴重乃使太陽俯同萬物臣下震恐無以措身帝不納時制度草創命文静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刋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以為通法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刋定務使易知㑹薛舉寇涇州命太宗討之以文静為元帥府長史遇太宗不豫委於文静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

兵疲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慎無與
決待吾差當為君等取之文静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
師敗績文静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
以功復其爵邑拜民部尚書領陜東道行臺左僕射武
德二年從太宗鎮長春宫文静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
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
違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文静嘗與
其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

必當斬裴寂耳家中妖怪數見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
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之法時文靜有愛妾失寵以狀
告其兄妾兄上變高祖以之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
靜曰起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
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家口無託實
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
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
靜義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

懸隔止以文靜為觖望非敢謀反極佑助之而高祖素
疎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忿
不思難醜言悖逆其狀已彰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
令若赦之必貽後患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
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
也時年五十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
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
誅文靜初為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

王某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内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彠驃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府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約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實封差第文靜已死於是裴寂加食九百户通前為一千五百户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

房玄齡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劉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四人食七百户安興貴安脩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八人各食六百户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

六人各食三百户其王君廓事在廬江王瑗傳安興貴
安修仁事在李軌傳李子和事在梁師都傳馬三寶事
在柴紹傳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官至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元
仲文洛州人至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太
原人至左監門將軍清水郡公並事微不録自餘無傳
者盡附於此
劉世龍者并州晉陽人大業末為晉陽鄉長高祖鎮太

原裴寂數薦之由是甚見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
然獨歸心於高祖義兵將起威與君雅内懷疑惑世龍
輒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誅威等授銀青光禄大夫從
平京城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時草創之始傾竭府
藏以賜勲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
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
易布帛歲收數十萬足立可致也又藏内繒絹疋疋軸
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雜費動盈十餘萬段矣高祖並

從之大收其利再遷太府卿封葛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以罪配流嶺南尋授欽州别駕卒義節從子思禮萬歲通天二年為箕州刺史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授箕州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結搆謀反謂耀曰公體有龍氣耀亦謂思禮曰公是金刀合為我輔因相解釋圖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禮自衒相術每所見人皆謂之合得三品使務

進之士聞之滿望然始謂云綦連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貴事發繫獄乃多證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誅陷者三十餘家耀思禮並伏誅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死初則天命河内王武懿宗按思禮之獄懿宗寛思禮於外令廣引逆徒而思禮以為得計從容自若嘗與相忤者必引令枉誅臨刑猶在外尚不之覺及衆人

就戮乃收誅之

趙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為鷹揚府司馬義師之舉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拜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大亂之後中州少馬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俄而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太原屬城皆没真鄉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騎千餘助為聲援及太原為賊所陷文恪遂弃城遁去坐是賜死獄中

張平高綏州膚施人也隋末為鷹揚府校尉戍太原為

高祖所識因參謀議義旗建以爲軍頭從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出爲丹州刺史坐事免令以右光禄大夫還第卒後改封羅國公永徽中追贈

潭州都督

李思行趙州人也嘗避仇太原高祖將舉義兵令赴京城覘動静及還具論機變深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永徽初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

李高遷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遊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遷有功焉授右三統軍從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馬邑朔州總管高滿政請救高祖令高遷督兵助鎮俄而賊兵甚盛高遷乃斬關宵遁其將士皆没竟坐除名徙邊後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贈梁州都督

許世緒者并州人也大業末為鷹揚府司馬見隋祚將

亡言於高祖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今隋政不綱天下鼎沸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謡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計當敗不旋踵未若首建義旗為天下唱此帝王業也高祖甚竒之親顧日厚義兵起授右一府司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臣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監門將軍永徽初卒贈代州都督謚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為王世充將軍親遇甚密

洛陽平當誅太宗惜其才特免之爲左親衛太宗之誅
建成元吉也嘗引師立密籌其事或自宵達曙其後師
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
超拜左衛率尋遷左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
疋後人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
應符讖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
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
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

位將軍顧巳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卧內慰諭之羅藝之反也長安人情騷動以師立檢校右武候大將軍以備非常及藝平憲司窮究黨與師立坐與交通遂除名又以瀋邸之舊尋檢校岐州都督師立上書請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間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為開橋二州又有党項首領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負險自固師立亦遣人為陳利害赤辭遂率

其種落内屬太宗甚嘉之拜赤辭為西戎都督後師立以母憂當去職父老上表請留詔不許起復令居任時河西党項破刄氏常為邊患又阻新附師立總兵擊之軍未至破刄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追之至𨙸于真山而還吐谷渾於小莫門川擊破之多所虜獲尋轉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謚曰肅

錢九隴本晉陵人也父在陳為境上所獲没為皇家隷人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

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尅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勲為最累封郇國公仍以本官為苑遊將軍貞觀初出為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將軍十二年改封巢國公加食盧州實封六百户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者本安陸人也父犯罪配沒為皇家隸人興從平

京城累除右監門將軍又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賞
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鋌尋
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興率兵討之拜左驍衛
將軍又從特進李靖擊吐谷渾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坐
遲留不赴軍期又士卒多死失亡甲仗以勲減死久之
累拜左監門大將軍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遼東以興
忠謹令副司空房玄齡留守京師俄又檢校右武候將
軍永徽初卒贈左武候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者雍州櫟陽人也少有膂力稱為豪俠在隋
為驍果武德初至長春宫請謁太宗從討劉武周力戰
功居最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累遷秦王府右三軍驃
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
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
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鋭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
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又命軍士於上流以栰渡兵擊
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溺略盡璽書慰勉之拜

左監門將軍後又受詔擊鹽州叛突厥武達引兵趨靈州追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武達引兵擊之斬其渠帥可邏拔扈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衛大將軍及卒高宗廢朝舉哀贈荆州都督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謚曰壯

龐卿惲者并州太原人從太宗討隱太子有功累拜右驍衛將軍封邾國公尋卒追封濮國公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為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也隋代為里長平陳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亂遂附于突厥號長遜為割利特勒及義旗建長遜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偽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勑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致幣於始畢可汗路經豐州會可汗死勑於所到處納庫突厥聞而大怒欲南渡長遜乃遣高靜出塞申國家賻贈之禮突

厥乃引還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賜以錦袍金甲是時言事者以長遜久居豐州與突厥連結長遜懼請入朝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宮人綵物千餘段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及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州總管所在皆有惠政貞觀十一年卒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也隋雲州刺史徹子也家富於

財少從博徒不逞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士友襲父爵城陽公與王珪友善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安遠為之營護免後為正平令及義兵攻絳郡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自守城陷高祖與安遠有舊馳至其宅撫慰之引與同食拜右翊衛統軍封正平縣公武德元年授右武衛大將軍從太宗征伐特蒙恩澤累戰功改封廣德郡公又使於吐谷渾與敦和好於是吐谷渾主伏允請與中國互市安遠之功也後隱太子建成潛引以為黨

援安遠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親信貞觀初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歷任頗有聲績然傷於嚴急時論少之七年卒追贈涼州都督謚曰密十三年追封為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歷任任隋官至為宮監總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甲之饒喜博戲之利茍多啓舉義之謀為首謁嶽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貴妃以經宿終昧為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規恃高祖之舊恩致文靜之極法終歸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靜奮縱橫之畧

立締構之功罔思寵辱之機過為輕躁之行未及封而禍也惜哉凡闕佐命爰第實封小大不遺賢愚自勸太宗之行賞也明矣

贊曰風雲初合共竭智力勢利既分遽變讎敵

舊唐書卷五十七

舊唐書卷五十七考證

裴寂傳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臣宗萬按通鑑注是時不復有龍山豈斌廉在開皇中嘗爲令史以舊官書之邪蓋龍山縣爲後齊所置帶太原郡開皇十年則改曰晉陽矣

劉文靜傳又請連突厥以益兵威○臣宗萬按創業起居注突厥夜遁明旦城外覘入馳報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爲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與突厥書據

此則結連突厥高祖自為之非由文靜之請通鑑則書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與傳相合乃知溫大雅欲歸功於高祖故與傳不同耳

劉師立傳時河西党項破刃氏常為邊患○新書作破丑氏

張長遜傳勑右武候驃騎將軍高靜致幣于始畢可汗○新書作高世靜

以功授豐州總管進封巴國公○新書作楊國公

舊唐書卷五十七考證